



宋繫太平御覽



1/23  
403  
75



403  
75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百一十六

待士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家語曰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白屋草舍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山田同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所購以贈  
郎君  
田田  
所購以贈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爲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蹈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又曰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覩貌相悅者人之情也勿言君暮年乃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遊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不欲衛君與文布衣之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公以此從衛君遊衛君欲約兵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約天下之兵攻齊是足下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如不聽臣臣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

又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閔夭散宜生之徒皆歸之

又曰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第爲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又曰帝召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橫謝使者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奉之高帝拜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橫二客穿其冢旁孔自刎下從之海中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又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之等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敲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取其飯比之客慙自到

又曰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馭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又曰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也

漢書曰司馬遷云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士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至請問耆老父母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座日爲供具執子孫禮

又曰朱博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舉薦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謁賓客夜以繼日已具遊俠部

又曰鄭當時遷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東觀漢記曰竇固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等北征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噉不穢賤也是以親之如父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汙馬常折節下士也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劉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抄略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蜀志曰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逾重出同輿坐同席

又曰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期遊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傳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闢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吳志曰顧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會張景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強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躄還與訣諸君小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曰王渾字玄冲平吳後據兩州吳人新附皆有畏懼之心渾撫循羈旅勞謙接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諸士莫不敬愛

宋書曰羊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王智深宋紀曰謝景仁嘗請高祖高祖乃命召景仁弟述述時爲豫州主簿不從高祖遂輟箸不食須述至乃食其見重如此

後魏書曰陸叡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縣強明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慙勲賜以衣服令各歸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姦

猶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

又曰賈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言

唐書曰李勉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又曰裴度以平賊報國爲己任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庭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請私家通賓客上方屬意遂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接士因度之請也

又曰楊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天下士子趨嚮風從皇甫謐逸士傳曰公儀潛魯人也少而厲行樂道不事諸

侯與子思友魯穆公聞其賢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將三分魯國而與之晉諸公讚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美於華起家爲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重之就以爲國子博士

高閭燕志曰李陵居長谷之東先主與高雲遊讌往來每憇其家陵與其妻王氏每夜自齋酒饌而至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衣裘負芻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飢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以俱歸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才爲令錄十餘年無批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博愛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

與賢士談論政事

王孫于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有肉臭而不可食罇有酒敗而不可飲三軍之士皆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六翮也背上有毛腹下有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高不知門下左右客于入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新序同而稱晉

平公又云三千餘人矣

又曰周公曰見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

又曰周威王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疾者起之士則四方而至矣故士存則國存士

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包胥怒而存之胡可不貴乎

俗說曰謝萬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人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移日大器之

漢雜事曰于定國謙遜下士士雖貧徒步往過皆與均禮又曰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閣延賢人與參謀議身自食脫粟飯一器盡以俸祿與故人賓客

又曰倪寬為人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孝推誠與下不求名譽

英雄記曰袁紹有姿兒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以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環濟吳記曰孟仁少以敏達知名從南陽李恭學其母賢而有智為作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以致客學者

多貧故為大被庶可得氣類相接也  
黃石公記曰黃梁昔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  
河令將士迎而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  
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劉向新序曰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能  
從我出乎三問莫對燕相曰士之不足養也有進者曰飢  
年惡歲士糟糠不足而君之犬馬有餘穀隆冬冽寒上短  
褐不完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自若財者君之所輕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難焉  
鬻子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吾恐其留門庭是  
以四海之士皆至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  
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之禮士也有似業公子高之好

龍室屋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  
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  
似士而非士者也新序同

呂氏春秋曰張儀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  
君者曰張儀壯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昭文君  
見謂之曰寡人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北面再拜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  
偷者往見曰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該備也一後無  
幾何齊興兵伐楚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帷  
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日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帷  
謹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夕復



因取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之日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卽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薄在人君用之

又日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蘇非李尚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號爲八公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荆軻援綏不讓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槃金軻用抵鼃盡而復進軻日非爲太子愛金也儻痛耳後共乘千里馬軻日聞千里馬肝美太子卽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爲置酒陽華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日好手琴者卽進之軻日但愛其手太子卽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等案而食同牀而寢

呂氏春秋日勾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韓子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日諾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王孫子曰楚莊王攻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飢色者加賜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施恩上  
 周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周禮曰小司徒以歲時巡國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  
 施惠  
 左傳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曰與諸乎對  
 曰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曰  
 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  
 福是以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無報  
 是以來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施恩上

周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周禮曰小司徒以歲時巡國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

施惠

左傳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曰與諸乎對

曰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曰

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

福是以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無報

是以來也

又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賢人無不事也親自相以下無不郵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鮑嫡而不可乃助之施

又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又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又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殽反璧

又曰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修產積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散分與貧交友兄弟此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又曰田常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採芑歸乎田成子

又曰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周顯王使人郊勞於是蘇秦散千金以賜宗族貧友

漢書曰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漂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

前列又曰吳楚反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表盎樂

布諸名賢士在家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

取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又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前列又曰婁護字君卿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

帛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人各以親疎與束帛

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事稱旨擢天水太守

前列又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少好學脩父業尤

謙遜下士出遇相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

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議大

夫遷大河都尉

前列又曰張臨安世曾孫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

為我戒豈不厚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

又曰蘇武為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曰朱邑為人惇篤於故舊以愛和為行居處儉節祿賜

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

後漢書曰趙典兄子温字子恭初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

所活萬餘人

後列又曰劉詡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

有其惠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

冰車毀頓滯道路詡見而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去

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詡閉門辭行不

與相見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詡救給乏絕資糧者數百

人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前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謂曰視沒不救非志也遂俱餓死

後列又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資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自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曰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人因號北郭先生

表宏後漢書曰神嵩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嵩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趣名利者皆不與交通東觀漢記曰鄧弘收恤故舊無所失所厚同郡郎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其身

後列又曰馬援少年處邊郡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又曰崔駰學於太學而糧盡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嘉賦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之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日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類也鄧公曰諾

又曰鄧琳字叔孫西羌反破郡縣上乃拜琳謁者屯田三輔琳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又曰朱暉建初四年南陽大飢米石千錢初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成名未敢安也

堪至把暉臂日欲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後堪仕至蜀郡漁陽太守物故暉自爲臨淮太守後遂絕不復相聞南陽飢時聞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困厄分所有以賑之

又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已具富部

後列又曰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俸盡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者後爲宰相

又曰竇固以歷大位甚見尊貴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又曰梁商飢年穀貴民餒輒遣蒼頭去幘着巾車載米鹽菜錢於四城門與貧乏不語主人知其陰德伏恩絕不望

報匿名隱譽皆此類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自并州牧徵爲太中大夫賜它一區及帷帳錢穀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曰張純子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貽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又曰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爲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升國君徹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糲糲盡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又曰獻帝初百姓飢荒張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鄴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

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沿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義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曰熹在郡何如咸稱熹政有跡時親家諸夫人皆會會罷諸夫人言熹篤義多恩從長安還收護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

魏志曰楊俊字秀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弱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吳志曰魯肅字子敬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人結士

爲務甚得鄉邑忻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絕人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權遷建業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駱公緒時年八歲與親客蒞會稽事嫡母甚謹時飢荒多有困乏公緒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甚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丈夫糟糠不足我亦何必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公緒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晉書郗鑒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

又曰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王隱晉書曰潘勗字元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兒渠帥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爲備以供行資勗隨主人多少口率均分無有尊卑優劣若所賦已盡偶有不足則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有頌之曰且貴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  
晉中興書曰應詹以孝稱年十餘歲祖父母亡家富於財而詹年稚弱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爲居弱冠知名太宰何邵見而稱之曰質文之士也  
晉紀曰祖逖慷慨有大志年十五不知書輕財好施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八

施惠下

宋書曰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義行無有呼其名者

又劉凝之傳曰荊州年飢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又曰張進之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蕪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又曰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子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弃而不舉



世期間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曰蕭惠開爲益州牧太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  
惠開甚恥之輒之廡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與希微償債  
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齊書曰劉善明平原人懷珎族弟爲徐州刺史鎮北將軍  
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  
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崔鴻前涼錄曰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  
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又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少而輕財好施隣  
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

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玄度得以葬宅年秋夜行見  
一老母遺金一餅日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  
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後魏書曰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至數萬石自  
延昌已來北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嘗見州郡徵  
租甚急巖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又曰張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  
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  
不減贍給其衣食

隋書曰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  
皆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舡楫并資糧拯救之民多獲濟  
衍先開倉賑卹後始奏聞上大善之  
唐書曰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每厚

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

又曰李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  
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  
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曰廬鈞爲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  
表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墳者鈞  
減俸錢爲營樁積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斂孤兒  
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

又曰李臯貶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  
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一日不  
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命利莫大焉於  
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  
以優詔

崔氏家傳座右銘曰無論人之短無道己之長施人慎勿  
念受施慎勿忘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虛譽不足慕古  
誠不可抗

家語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之以  
其乘車濟冬涉者盡愛而無教也

又曰孔子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尚書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  
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  
謂之困此皆天民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戰國策曰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  
能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也解裘而衣之王乃賜田單牛

酒召單而揖於庭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  
也  
江表傳曰全琮罷東安郡還錢唐修祭墳墓磨幢節蓋曜  
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于有餘  
萬本土以爲榮  
司馬徽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人有臨蠶求簇者徽便與  
之自奔其蠶或有難之者曰凡人有損己以贍人謂彼事  
急已事緩耳今彼此正等何爲急之人以與人邪徽曰人  
不當求耳人已求拒之將慙何有以財貨令人慙者也  
董卓別傳曰太常張奐將師北征表卓爲軍司馬從軍行  
卓手斬購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賜練九十疋卓歎曰爲者  
則已有者則士悉以練分與兵吏

葛洪神仙傳曰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西村頭一  
家起周而復始

車頻秦書曰尚書令苻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  
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  
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寧作苻雅貧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  
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  
者請還戰死闔閭一昔五徙當房之德也

三輔決錄曰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爲郡法曹治財致大富  
悉散以分人宗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錄曰駱俊字遠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  
陂盜賊並起與接境四面受敵俊整厲吏人爲之保鄣出  
倉見穀以贍貧乏

劉邵人物志曰中材之人隨財損益是故藉富貴則貨財  
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授者闢小  
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也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秦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  
將軍何進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  
還鄉里  
劉義慶世說曰顧榮在洛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  
色因輟已施焉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小人左右  
問其故乃受炙人也  
顏延之庭誥曰善施者豈唯發自人心乃出天財  
裴啓語林曰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  
十倍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  
指庫屋數間以施

孔叅子曰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爲賔主之饋焉子  
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  
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  
志未敢當車馬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  
之盛指則有陷禮之愆焉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曰季相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班門  
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藉其先資家累萬金  
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國行年六十  
氣幹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  
盡焉及其疾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金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爲泣對曰昔吳子吮其父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又將然安知不殺是乎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馬肉而不飲酒余

恐其傷生也遍飲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嘗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尅晉反獲晉公以歸

又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受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淮南子曰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猿賜者非負而緣木也縱其所之利之而已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水為樂其德也... 其德也... 且矣... 樂也... 其德也... 且矣... 樂也... 其德也... 且矣... 樂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人事部一百一十九

贈遺

毛詩曰鷄鳴刺不說德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又曰唯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日至渭陽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輅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余嚮者入而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左傳曰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趨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之附注君  
 子也適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郟至見客免胄承命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黃池之役君之先  
 臣志父得承齊盟日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  
 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又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縞帶大帶  
 也子產獻紵衣焉紵衣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放也使欲衛衛人使  
 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

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它日  
 敢請之請正之也叔向受羹反錦受羹亦不逆其意且非貨賂也  
 論語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禮也  
 又微子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漢書曰文帝賜趙他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褚上  
 中褚謂絲之多少厚薄衿複之名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  
 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  
 蜀之屬一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陳遵為大司馬護軍嘗使匈奴過辭於王丹  
 臨決丹謂遵曰但遭時反覆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  
 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

後列又曰王丹字仲回資性清白少脩節義時京師大豪  
陳遵朋友喪親遵爲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  
喪主前出縑授之謂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又曰閔仲叔太原人好黃老清志潔行不仕王莽之世恬  
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過叔舍共舍菽飲水無  
菜茹黨嘗遺其生麻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後列又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  
馬適死援遺子將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馬車之餽可以  
備之居數月林還之  
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  
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  
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又曰張奐少立志節常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  
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  
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  
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蜀志曰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  
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

一斛

宋書曰王弘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勣弘嘗解  
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

又曰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人往上虞郭經親故  
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陶潛傳曰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



欽致醉臨去留三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宋書曰郭原平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  
以綿一斤遺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  
往日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  
受之  
齊書曰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表豸欽其  
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  
又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耶王國郎中令  
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  
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又曰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  
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  
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  
鎮薊愬御諸部高祖童冠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必  
爲命時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着幘簪以遺高祖結躬  
勤而別  
崔鴻後燕錄曰王猛伐洛陽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  
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  
遺之  
又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苻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  
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  
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後魏書曰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  
駿馬一疋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行有過楚  
相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陳書曰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基問姬姓名不荅而去

唐書曰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謁之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遣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貫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又曰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

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允抵掌而談李允送蘇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又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遺車百乘獻駭鷄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梁祚魏國統曰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愼勿言

劉向說苑曰田子方使人遺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曰彼聞妄與不如遺弃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漁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慮欲弃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弃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劉向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十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日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費祿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祿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令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乱者也但願大王勉

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闡弱不負采顧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  
葛洪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曝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郵長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縑璞玉一枚  
孟儀周載曰悼公時晉智伯爲政强暴好侵伐欲謀襲衛乃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以結好  
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鉏謂景公遺哀公女樂景公曰善乃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齊

又曰晉獻公欲伐虞號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  
二八以榮其心而亂其政  
孔繁子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  
酒束脩子思弗爲當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取  
多也子思曰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夫  
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  
義也吾豈以爲介哉  
又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遺孔  
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臣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  
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費不合則去  
退無恠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  
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爲合歡

被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鶴文綾裁爲親身服着以  
便寢興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  
爾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又曰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曰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傅玄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

又曰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張載擬四愁詩曰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琴操曰許由無有杯器手掬水人見由無器以瓠瓢遺之

由操飲飲訖掛於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由以為煩擾取損之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瑤玉華將以遺兮離居離居隱者也

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雖贈兩梁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其弘

班固集曰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鞞囊一雙又遺身所服鞮三具錯鏤鐵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氍毹三具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鞋一鞞

張敞集敞答朱登書曰登為東海相遺敞蟹醬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

報恩

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左傳曰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載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晉大夫魏武子有寵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顛曰我死必嫁之及其疾困曰以殉武子卒顛嫁之曰疾困則亂吾從其治也其後及秦戰於輔氏大敗秦師獲杜回方戰見一老父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一老人謂己曰予汝嫁妾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故以

太平御覽

卷第四百七十九

十一

是報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君顧二子曰奚爲者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鋪臣父且死言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爲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人史記曰王稽載范雎入秦爲相雎乃入言之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所以內臣之意也王召稽拜以爲河東太守

又曰袁盎自爲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盎侍兒文頴云婢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表盎使吳見守從吏適爲守

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齋裝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表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吏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之而去

又曰蘇秦旣貴乃遍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又曰項王使召韓信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去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漢書曰高祖爲亭長送徒咸陽諸吏皆送錢三百蕭何獨以五百上定天下益何封二千戶以荅其二

又曰欒布彭越嘗與遊窮困賣傭爲酒家保彭越贖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又曰高祖奪韓信齊轉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其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音史

云爲惠不終也

又曰張蒼陽武人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相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又曰蓋寬饒左遷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按行士卒廬室視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留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太中大夫

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又曰宣帝在長安獄中邴吉保護養視上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特賢之詔曰御史大夫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戶

又曰陳平既貴寵封侯乃謂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分報

又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收養掖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追思德賀賀一子早死子孺小男彭祖上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廷集內戚讌會諸夫人各  
前言爲趙喜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喜入爲太僕引見謂  
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表宏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少事博士焦贛贛門徒數百  
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贛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者也從  
之楚王英之謀反遍誣天下知名者贛以楚故徵疾病道  
死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皆易姓名以避其  
禍弘獨髡首負鑽爲贛訟罪明帝感悟乃免贛家屬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  
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又曰楊沛字孔渠爲新鄭長課民益蓄桑椹登豆浸積得  
千餘斛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以報乾椹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

宿與太祖善興平末表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  
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寇問所在荅云我是寇遂  
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  
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捉斬之諸將覆護乃囚之閣着  
土窟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圍守方且殺之逵從窖中謂守  
者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時祝公道與逵非故而  
適聞其言憐其守正乃夜盜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  
援破後逵知前出己者是祝公道祝公道河南人後坐他  
事當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吳錄曰孫權旣斬黃祖作二函欲以盛祖及都督蘇飛首  
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主曰爲君  
置之若走如何對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



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督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晉書曰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兒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救免之

干寶晉紀曰王濬將伐吳初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宋書曰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預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李晟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

吳越春秋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旣殺楚太子建而困于胥故怨鄭兵將入境定公大懼乃令於鄭邦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治漁者子聞而進曰臣

能還之不用尺兵升糧得一橈行歌道中卽還矣定公大  
悅乃與一橈子胥軍將至漁者子當路叩橈行歌辭曰蘆  
中人蘆中人子胥聞之大驚曰何等人者卽請與語曰吾  
是漁者子吾國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  
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途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  
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  
功乎於是乃釋鄭不伐  
又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之上長嘆曰吾嘗飢於此  
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  
中而去有頃一嫗行哭而來人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  
吾有女守吾年三十不嫁往年擊漂於此遇人窮飯之而  
恐泄事自投於瀨水中而死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家自傷  
空而無爲報者故行哭之悲也人日子胥欲報嫗以百金

不知嫗所在投金水中而去嫗乃取金以歸也

劉向說苑曰吳赤布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  
三百製送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赤布曰吾聞天子  
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方舟大夫維舟臣之職也且敬太  
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赤布曰衛假吾道而厚  
贈我我見難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  
警戒智伯乃止

又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滅有引妾衣者妾得其  
冠纓持之趨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  
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令日夜飲不絕纓者不歡辭  
臣百餘人皆絕纓乃大醉盡忻居二十年晉與楚戰有一  
臣常在前五合五獲甲首卻敵卒勝惟而問之對曰臣當  
死往醉失禮王隱不誅也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

常願肝膽塗地用頸血滿敵人矣臣乃絕纓者也遂平晉軍楚得以強

又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所樹者蒺藜也

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独子浮水而來徑伏嘉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食轉以餘餌與之水勢退嘉夫得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斤許珠着奴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也又曰始興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卽起相與踟陸狀若懼喜前象復載就一汗濕地以鼻掘出數枝長牙送還

本處彼境苗稷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云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相訓解於是一家田業絕無其患

三秦記曰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戲於池見大白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取而去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珠一雙武帝曰豈非昔魚之報

相冲之迹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婢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着棺中以簀塞穿卽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

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見一黃雀爲鷓鴣梟所搏取之以歸置巾箱中養之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寶夕讀

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  
不慎爲鳴臯所搏蒙君仁愛救拯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  
侍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  
環矣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着一短蘆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  
此蘆着船頭蟻緣繩出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  
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蟻中王君若急難之日當  
見告後昭遇事繫獄蟻穴獄昭遂得脫

盛弘之荊州記曰隋侯曾得大蛇不殺而遣之蛇後銜明  
月珠以報隨侯一名隋侯珠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  
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

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夕北風後果然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人姚牛年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  
牛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  
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窞數處馬將趣之  
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  
翁曰此中有窞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跪曰姚牛父  
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

又曰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鴿  
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  
口翕之鳥不得去續紛一浪頃射師殼弩射三矢蛇落鳥  
得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發射師懾不得  
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  
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高飛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智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字剽卿爲書生窮乏容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顧眷當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贈之農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寤舉孝廉爲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太守  
又曰趙歧避難於四方江海岱霍無所不到自匿姓名布衣巾絮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趙歧微察知非常人駐車呼與共載曰我北海孫賓碩終不相負歧聞嵩名卽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迎入上堂歧卽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詣劉表時孫嵩流離在劉表末座不爲表所識歧遙識之向表說嵩表甚奇重之同共表嵩爲青州刺史  
干寶搜神記曰噲參寓居河內虔恭父母忽有單鶴趣之

參撫視箭創甚重於是以膏藥摩之月餘漸愈故而飛去數十日閒夜鶴雌雄二頭各銜一珠吐之而去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本以僧賣爲業性篤孝父母終葬南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升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得五雙白璧名玉田玉田起於此也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色白可愛其人買取持歸着瓮中養之日漸大近及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於水中視其游去後邾城遭石虎敗毛豫州旣赴江莫不沉溺所養龜人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去中流視之乃是先養白龜甲已長六七尺旣送至東岸出頭視之徐游而去中江

猶顧者數四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王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有一書生病因愍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病醫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卽嚮金營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大度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張氏家傳曰禧字彥祥除敦煌令嘗有鶴負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廳事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以養母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景公乃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告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也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

自追及郊而反晏子曰士以身明人者哉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右服馬公自往求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遍飲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繆公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闕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趙簡子有兩白驢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鑿教曰得白驢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于御於側簡子曰殺白驢取其肝以予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之門官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一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盟誓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說文曰誓約束也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冀行天之罰左弗攻于左汝弗冀命左車左左方主射右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弗攻于右汝弗冀命御非其馬之正汝弗冀命三者有失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也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必載社主謂之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予則孥戮汝  
又泰誓曰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周禮司盟曰掌盟載之法載盟凡邦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副也當以授六官

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左傳曰陳五父如鄭莅盟歆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曰莊公許孟任以為夫人割臂以盟

又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氏言與舅氏同心之盟如此白水也投其璧於河

又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又曰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有渝此盟以相及者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日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日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朱不備楚也

又曰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日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也

又曰秋七月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無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無壅利無保姦姦人無留

又曰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不能

鄭大夫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以子路信

又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以子路信

誠故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子路即季路使于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

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

當其臣莊公諾於是會乎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

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厭境齊數侵取魯君不

圖歎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

曹子擲劔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

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牘書加於牲上曰

母推水母訖糴訖母以妾為妻使婦人與國事

又成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

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

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早  
 處囊必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  
 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眾王之命  
 懸於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白起小豎  
 子耳牽數百萬之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  
 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遂  
 奉銅盤北而跪進之定從於殿上遂招堂下十九人曰公  
 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

漢書曰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今王諸呂非約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逆復漢之  
 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  
 穿坎於庭割牲而盟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張邈起兵請洪與計  
 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  
 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晉中興書曰苻洪第三子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  
 無西意有微知其計不肯耕種者健殺之後十餘日帥眾  
 西行到孟津作浮橋渡河使弟雄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  
 子青白軼關入河東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  
 為鬼無相見也

又曰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慨然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  
 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二月九日小子羲之敢昭告尊靈羲

之不天夙遭閔凶不遂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  
因人之力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聖賢量力之義  
將憂及宗祀豈在微身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淵谷止足之  
分定之於今稽顙歸誠告誓先靈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  
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與道士許玄度共脩服食採求  
藥石不遠千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徵

又曰祖逖說中宗以掃平中原於是以逖爲前鋒都督奮  
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布三千疋逖乃還北渡江中流誓曰  
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如此江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柴山中  
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悉可出首當先申論治下廟  
神甚酷烈百姓畏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  
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之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併斬諸賊百姓悅之  
漢晉春秋曰梁皇后崩桓帝獨呼小黃門唐衡至北戶如  
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爲誰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  
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陽獄於是帝與  
入室定謀齧超臂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  
高士傳曰胡昭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昭同郡周  
士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險邀士於濟澠之間止士士不肯  
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斫棗樹共十盟而別昭雖有  
陰德於帝口終不言時人莫知  
華陽國志曰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  
殺虎者賞時巴夷廖仲作白竹之弩乃射殺虎昭王刻石  
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  
之

晏子春秋曰崔杼殺莊公盟於國者載鈎其頸劍承其心  
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  
山命懸於廚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黃庭經曰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二日  
然後授之者為師受者奉焉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  
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嘗病酒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  
泣而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也必宜斷之伶曰善吾  
不能自禁唯當禮鬼神自誓以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妻勸  
聞命供酒肉於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  
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  
肉隗然而已復醉矣  
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

穀梁傳曰交質不及二伯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越人割臂中國  
啜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質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賈逵曰卿士之王貳于  
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  
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忽鄭莊公太子忽也王崩周人將  
昇號公政夏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溫周地也秋又取成  
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於國人大臨守陴  
者皆哭陴城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  
自皇門至於達路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為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人矣庸可冀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庭入盟子良出質潘庭楚大夫師叔字也子良鄭公子也

公羊傳曰晉大夫敗齊師于鞍郟克曰與我紀侯之獻襄滅紀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史記曰越王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蠶撫國家親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政屬種而使蠶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也

又曰蔡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善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白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於楚三

年蔡侯知之獻其裘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夏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謀共伐楚後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

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里之都以為湯沐之邑戰國策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日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日百倍立王定國之贏幾倍日無數日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後願往事之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

又曰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為質懷王崩太子辭歸齊王曰與我東地五百里則子得歸太子入致命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

東地於楚楚王朝群臣曰寡人之得來及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今求地爲之奈何上柱國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復信不可以約結諸侯

又曰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不如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則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矣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不令有功

於國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太后曰諾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叛遣子靚入質於吳吳亡入洛自以父誕爲太祖所斬誓不見太祖叔父琅耶武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于厠帝又逼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復覩聖顏

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也

自腹與欲求武王不亦曰而後歸費之德為謂民曰  
 王不難言曰今日自白謂法也自衣曰時則天所為  
 燕民于月太平代實氣亦察王臣之理助不亦意為  
 謂曰引不難言曰秋對則歸風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

父獨欲太盛與神醫不其太也其父與神醫王其  
 管中與春曰胡蘇歸對聖平謂人言與其共守人信自  
 人資除其兩敵州所外其蘇歸其蘇歸其蘇歸其蘇歸  
 東縣新謂曰則為其蘇歸其蘇歸其蘇歸其蘇歸其蘇歸  
 其氏出也

